



□ 12
476
39



十三經注疏

周禮十三

仁12
476
39

門
疏
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四

所錢文
河拘刑
禮圖圖
圖自枝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秋官司寇第五疏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

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爲民極疏惟王至民極○釋乃立秋官司寇使

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者

孝經說曰刑者側也疏注禁所至罪施○釋曰云禁所以

過出罪施○側音刑疏防姦者也者案士師五禁以左右

刑罰王者恐民以姦入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

忌爲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刑期於無刑以殺

止殺故云刑正人之法也云孝經說曰者孝經援神契五刑

章曰刑者側也過出罪施者下側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

司禮記卷之五

72
18
39

禮記

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慎也。刑官之

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

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士三十有一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鄉士

主六鄉之獄。疏刑官至二人。釋曰自此已下論設官

鄉音香注同。刑官六十官為目故云之屬云大司寇卿一人六命小司寇

中大夫二人四命士師者秋官之考雖下大夫四人亦四命

鄉士其職云掌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主六鄉

故謂之鄉士上士八人三命中士十有六人二命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一命下士言旅旅衆也小官理衆事也。注士察

至之獄。釋曰訓士為察者義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

士先鄭引論語士師欲見士官理獄訟之事案上代以來獄

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乃命大理瞻傷察瘡鄭注云有虞氏

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

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

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

不同者也。府六人史十有一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疏府六至十人。釋曰在此者府治藏

已在天官疏自大司寇已下至胥徒皆疏為什長徒給繇役義

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而同府史也。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一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疏注遂士至

遂之獄者疏注遂士至

曰在此者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鄉士主六

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

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

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

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

百里曰縣縣士主縣

疏

司禮流卷三十四

之獄者。○**疏**注距王至獄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野謂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郊外曰野大摠言之故其職云掌野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既三處獄並掌而此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似不主三百里中五百里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

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八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疏**注方士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土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訝迎也士官之迎四**疏**注訝迎至賓客。釋曰在方賓客。訝五嫁反此者案其職云掌四方之

獄訟非直迎賓客以獄訟為主故亦士言之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朝士主外朝之法**疏**注朝士至之法。釋曰在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之事以朝士為詢衆庶獄疑故屬

秋官但序官之法秋官雖為刑獄所施至於防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主人所敬故鄉飲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云朝士主外朝之法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路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皇門內庫門外是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二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

十人司民主民數**疏**注司民主民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民年幾老幼是以司民雖非刑獄連類在此也

司刑中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疏 司刑。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故其職在此

司刺下士一人 府一人 史一人 徒四人

刺殺也 三訊罪

定則殺之。刺。疏 注刺殺至殺之。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七賜反訊言信。疏 云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亦是刑獄之類故

在此

司約下士二人 府一人 史二人 徒四人

約言語 之約束

○約劉於妙反一音如字注 同東劉詩樹反一音如字。疏 者案其職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亦是禁

戒之事故在此

司盟下士二人 府一人 史二人 徒四人

盟以約 辭告神

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泣 牲曰盟。約於妙反歃所洽反。疏 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掌盟載之法亦是 禁戒之事故在此

職金上士二人 下士四人 府二人 史四人 胥

八人 徒八十人

職主 也

疏

職金。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凡金玉之戒令又云掌

受金罰貨罰亦是 刑獄之事故在此

司厲下士二人 史一人 徒十有一人

犯政為惡 曰厲厲士

主盜賊之兵器。疏 注犯政至奴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器及其奴者。掌盜賊之任器又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也云犯政為惡曰厲者厲是惡鬼殺 厲之事故以造惡為厲也云厲士主盜賊之兵器者其職文也

犬人下士二人 府一人 史一人 賈四人 徒十

六人

賈音嫁 又音古。疏

疏

犬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凡祭 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

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犬有兩義案說卦艮 為狗長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厲艮以能言則厲

允兌為 言故也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

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八鄭司農云圜謂城

也今獄城圜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城
土也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
罷民○圜于權疏司圜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反罷音皮下同疏掌圜土之刑人亦刑獄之事故在此○
注鄭司至罷民○釋曰先鄭所引皆當其義故後鄭從之但
獄城圜者東方主規規主仁恩凡斷獄以仁恩求出之故圜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疏

注囚拘至之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辱也既

斬殺又辱之疏注戮猶至辱之○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掌斬殺賊謀而捕之刑罪之事故在此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

人胥二十人徒一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

後稍尊之使主疏注隸給至近郡○釋曰以隸是罪人為
官府及近郡疏奴僕故知給勞辱之役也又引漢始置
司隸云云者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以為況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疏罪隸至十人○釋

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
子六於春臺故注云盜賊之家為奴者蠻隸已下皆百二十
人者鄭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役負者謂隸中選取善者
以為役之負數為限其餘眾者以為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
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南蠻之別○閩亡巾反又音文

夷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為役負其餘謂之隸。貉音陌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人徒四十人

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疏

注憲表至禁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憲邦之

刑禁故在此也知憲不為法而為表憲者又案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明憲為表懸示人使知者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一人

禁殺戮者禁民

不得相殺戮

疏

禁殺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司斬殺戮。殺戮者以告而誅之是禁民相殺戮之事故在此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

疏

禁暴。釋曰此亦謂禁民不得相陵暴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禁庶民之亂暴方正者亦是防禁之事故在此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一十人

廬賓客行道所舍

疏

注廬賓至所舍。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達國道路又云掌凡道禁亦是禁戒之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

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蜡清預反注同蠅以繩反。疏注

骼更白反狸亡皆反本又作埋胔本又作齒似賜反。疏注

骨至之狙。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胔又云凡國之大

祭祀禁刑者凶服者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引月令掩骼埋

胔者案彼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亦埋但骼胔不同故別

言也言骼胔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狙司之狙者俗有狙

司之言故讀從音也若然月令所云是春時今不在春官者

彼月令為春時陽不欲陰之事故在春此取禁戒之事故在

也秋也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為夷下言芟夷其此皆剪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薙字或作薙同它計反徐庭計反去起呂反案其職云蘊紆粉反徐憂疏薙氏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羣反鬢它計反疏掌殺草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也○注書薙至水之○釋曰先鄭從古書薙為夷故引古今而為證也春秋者左氏傳隱六年夏五月鄭伯侵陳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人善鄰國之寶也又云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注云芟刈夷殺蘊積崇聚立謂薙讀如鬢小兒頭之鬢者俗讀也云字從類耳者人髮之鬢從髮薙草還草下為之故云類也月令者仲夏令引之者欲見薙草須燒之又須水之意也

砮族氏下士二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砮讀為擿族讀為砮族之族謂巢也玄謂砮古字從石折聲○砮音摘它歷反徐丈疏折族至二人列反沈勅徹反李又思亦反族倉獨反○疏釋曰在此者

案其職云掌覆天鳥之巢是除惡之類故在此○注鄭司至折聲○釋曰先鄭讀砮為擿後鄭不從者先鄭意以為杖擿破之故從擿後鄭意以石物等投擿為義故不從先鄭又云族為爵族之族者爵族是雀巢後鄭從之玄謂砮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擿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為聲是上聲下形字也

翦氏下士二人徒二人

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蠱蠹者詩云實始翦商○蠱都路反疏注翦斷至翦商○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蠱物故鄭云翦斷滅言之也主除蠱蠹者故在此引詩者證翦是翦除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一人

赤友猶言掃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赤如字一音采昔反友徐音殿畔末反劉房末反抹采昔反徐疏注赤呼陌反拔畔末反劉房末反或蒲八反豸直氏反疏友至埋者○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牆屋注除蟲豸藏逃其中者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亦是除惡之義故在此言赤友猶言掃拔者拔除去之也

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蝮讀為蝮。蝮，蟻也。月令曰：蝮鳴，故曰掌去。字從蟲，國聲也。蝮，乃短狐與。蝮氏音古獲反。注同。劉又音國。蝮，劉音或一音古獲反。蝮音遐。蟻音麻。樓音樓。蝮戶，蝮反。又解佳反。蝮，莫幸反。蝮，戶蝮反。劉解佳反。沈和佳反。蝮音或與音餘下。疏：蝮氏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去官與同。疏：蝮亦除惡之義，故在此也。注：鄭司至蝮與。釋曰：先鄭以蝮為蝮，又以蝮為蝮。後鄭不從。蝮，蝮屬，是其類也。云書或為掌去蝮蟻者，於義可也。立謂蝮今御所食蛙也。者，蛙蝮為一物。云字從虫，國聲也。者，國與蝮為聲，所謂左形右聲者也。云蝮，乃短狐與者，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蝮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淺淺蝮蝮，故曰灾。禮曰：惑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魯。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一人

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為獨。鄭司農云：獨讀為壺。涿，涿至二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除水蟲，亦是除惡之類，故在此也。注：壺謂至為濁。釋曰：壺乃盛酒之器，非可涿之物，故知是瓦鼓。必知是瓦者，雖無正文，攷工記有陶人，瓶人造瓦器，敲水蟲，非六鼓，故知瓦鼓也。先鄭雖讀涿為濁，聲轉字誤，故為濁，猶從涿為義。故後鄭引之在下濁，其源大立經文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性反。又疏：注庭氏至者也。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如字。疏：掌射國中妖鳥，亦是除惡之類，故在此也。疏：衛枚止言語，躡謹也。枚狀如箭，橫衛之為之，繡結於項者，繡謂以組為之，繫著兩頭於項後。之結。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

摠名曰象者四方別稱經唯有一象故云摠名曰象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即詩序所云文王之德被於江漢是也又書序云巢伯來朝注巢伯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此皆致南方故象得摠名也

掌客上士一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三十人疏掌客。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賓客牢禮之陳亦是賓客嚴凝象

秋故在此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云訝疏注訝迎至

日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迎賓客故連類在此先鄭云跛者訝跛者之訝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故讀從之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

人主交通結諸侯之疏注主交至之好。釋曰在此者案好在好。好呼報反。其職云掌九禁之難有禁戒之事此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

人疏掌察四方掌貨賄。釋曰在此者蓋督察邦國之事及掌邦國所致貨賄但二官關不可強言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

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

治直疏朝大至十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吏反疏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秋都家之治亦在此。注

此王至夫云。釋曰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摠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

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

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疏〕注

則至馬云○釋曰此官已闕鄭知主八則者太宰云八則治都鄙此經云都則故知則八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都家之工主治都家

士者也亦〔疏〕注都家至每都○釋曰在此者此官雖闕義

當言每都〔疏〕理可言以其稱士則知主獄故鄭云都家之

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必知王家不置都

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自為之家司馬家自

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

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

獄告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疏〕大

至四方○釋曰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不言刑王國

詰畿內者王官不嫌不刑詰在內故舉外以見內也大宰云

以六典治邦國今此更言建三典者彼六典自是六官之典

此王典是刑之三典與彼別故司寇別施之○注典法至四

方○釋曰典法也案大宰注云典法則所用異其名也故

云典法也引書者呂刑篇文呂侯訓夏贖刑王耄荒度作詳

刑以詰四方謂周穆王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一曰刑

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引之者證詰為謹義也

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疏〕注

國至於教○釋曰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者謂若世衰

夷狄內侵國君誅滅聖人後作日辟國百里既攘夷狄國空

無主民不獨治須立君化之則是新辟地立君之國者也趙

商問族師職曰四問為族八問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

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也。若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即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監，假令周法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新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地立君也。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也。法之疏者，謂先君受封後，君承前平安守持成之國也。已被化則用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也。以其化惡伐滅之。篡初，篡弑叛逆之國，皆謂若州吁、篡患反殺音試，本亦作弑。疏：篡弑叛逆之國，皆謂若州吁、篡國，崔杼弑君，滅紂，叛魯，此皆逆亂之國，如此之國，以五刑民起惡心，故於常法之外，為惡者，則當伐滅之也。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刑與尋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別刑亦法也。此五法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刑，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云糾猶察異之者，謂萬民犯五刑，察取與之罪，使別異善惡，則尚書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力。

勤力。疏：注功農至勤力。釋曰：以其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也。勤力。一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也。疏：注命將至部伍。釋曰：以其在軍，相外之事，將軍裁之也。二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疏：注德六至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疏：注德六至也。仁，謂在鄉中之刑，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日六德，知德，咎由九德者也。善，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事也。疏：注能至脩理。釋曰：知能是能其事，職，事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愨慎也。暴，當為恭字之誤也。愿，反。疏：注愿愨至誤也。釋曰：知為恭不作暴者，以其上四似暴字，故云。以圜士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

善也民不愆作勞有似於罷。罷音皮注下皆同。愆音敏劉亡親反尚書作愆音敏又作昏皆訓強。疏注園於罷。釋曰此已下說罷民云教之者正謂夜入園土晝則勞有似於罷者罷謂困極罷斃此園土被囚而役是不愆強作勞之民有似罷斃之人也。凡害人者

實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為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實之園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實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實之鼓反又音示邪。疏注害人至其背似嗟反下同著丁略反一音直略反。疏釋曰云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案司救職云凡民之有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即此下文者是也。此謂語言無忌悔慢長老過淺直坐之嘉石不入園土者。此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園土晝日亦役之司空夜入園土者。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此入五刑者為輕。此坐嘉石者為重。故其能改過反于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人園土者也。

中國不齒三年。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園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疏其能至三年。釋曰云能改正得以年次列於平民。疏謂在園土不出自思已過是能改也。注反于至平民。釋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引司園職已下見舍之遠近此所舍鄉則玉藻所謂垂綉五寸惰游之士是也。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出謂逃亡。疏謂不能伏思已過而出園土也。以兩造禁民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東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東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東矢其百個與。造。疏以兩至聽之。釋曰七報反注同个古賀反與音餘。疏此并下二經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先令入東矢不實則沒入官若不入則是自服不直是禁民省事之法也。注訟謂至个與。釋曰云訟謂以貨財相告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是以衛侯與元咺訟是罪名。

亦曰訟云古者一弓百矢者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知一弓百矢云東矢其百个與者彼是所賜此乃入官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泮水詩云東矢其搜毛云五十矢曰東彼鄭從之者彼或據在軍矢數與以兩劑林不民獄入鈞金受賜者異故從毛傳也。

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

券書既兩券書使人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兩劑。疏。以兩至聽之。釋曰此一經聽爭罪之事與子隨反。疏。上聽訟有異此則各遣持劑之書契又入金不入矢三日乃致于朝者皆謂以獄事重於訟事故鄭云重刑也。注獄謂至曰鈞。釋曰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前相告以財貨為訟也云劑今券書也者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小宰注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三十斤曰鈞律歷志文。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對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疏。之使善。文石如字劉音問對音樹。

注嘉石至使善。釋曰此嘉石肺石在朝土職朝土屬大司寇故見之耳云嘉石文石也者以其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脩樹之外朝門左朝土文也。凡萬民之有罪

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

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

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

之則宥而舍之

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

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桎音質梏戶毒反著直略反下。疏。凡萬至舍之。釋曰云未麗於法祇謂入園著皆同。疏。土為法此坐嘉石之罷民未入園土差輕故也云害於州里者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云桎梏而坐諸嘉石者謂坐時坐日滿役諸司空則無桎梏也此已下輕重有

五節皆就語言侮慢之中斟酌為輕重分五等也云使州里任之者仍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即得與鄉人齒亦無垂綬五寸之事也鄭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知者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桎而極拳謂兩手共一木桎與拳連言故知桎在手極在足也廣雅云手間之桎械足間之極械亦是手曰桎足曰極易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桎元吉注異為木互體震為牛之足足在良體之中良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桎於足不以肺石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

遠窮民 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也者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文彼上文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獄

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

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無兄弟曰惇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

疏

凡遠

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惇其營反長丁丈反下及注同上時掌反

夫○釋曰言遠近者無有遠近畿外畿內之民皆有惇獨老幼之等云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謂長官不肯通達審知其貧困者故須復報於上如此之類是上窮民即來立於石也○注無兄至大夫○釋曰鄭知惇是無兄弟者王制已有孤獨鰥寡不見惇則惇是無兄弟也是以尚書洪範亦云無虐惇獨而畏高明孔云惇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云無子孫曰獨者案王制唯云老而無子曰獨今兼云孫者無子有孫不為獨故兼云無孫也鄭不釋經老幼者老則無夫無妻幼則無父可知故不釋也知上是王與六卿者六卿並知國政皆得愛冤怨故兼六卿言之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訴冤之人天下皆是故長亦兼天下故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大夫皆得為長也若然不言三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者在長中可知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

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

者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
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春秋傳者春秋左氏傳
晉那侯與雍子爭鄙田那侯不勝乃大祭祀奉犬牲
弊獄那侯引之者證弊為愆義同也
進也疏大祭至犬牲。釋曰犬屬西方金犬若禋祀
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
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
姓疏若禋至百族。釋曰禋之言煙煙祀五帝謂迎氣於
也疏四郊及擗享五帝於明堂也云戒之日者謂前十日
卜之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泄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
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於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
官所戒者當太宰為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五帝則
掌百官之誓戒太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親為之誓則掌
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泄誓百官豈司寇
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注
戒之至姓也。釋曰鄭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其王之百姓

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戒之日

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
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
王自澤宮而還入臯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
又於庫門而進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
親也以親故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入廟乃戒之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普庚反劉普孟反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注同下納亨放此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二者大司寇為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引道故云亦如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月者。釋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
中明者絜也王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
月者也奉此水火以配疏凡朝觀會同前王大
喪亦如之大喪所前
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為導也其大喪亦如
之亦導王也。注大喪至嗣王。釋曰知嗣王者以經云大
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
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正為正王也既言

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
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
王自澤宮而還入臯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
又於庫門而進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
親也以親故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入廟乃戒之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普庚反劉普孟反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注同下納亨放此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二者大司寇為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引道故云亦如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月者。釋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
中明者絜也王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
月者也奉此水火以配疏凡朝觀會同前王大
喪亦如之大喪所前
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為導也其大喪亦如
之亦導王也。注大喪至嗣王。釋曰知嗣王者以經云大
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
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正為正王也既言

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
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
王自澤宮而還入臯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
又於庫門而進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
親也以親故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入廟乃戒之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普庚反劉普孟反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注同下納亨放此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二者大司寇為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引道故云亦如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月者。釋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
中明者絜也王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
月者也奉此水火以配疏凡朝觀會同前王大
喪亦如之大喪所前
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為導也其大喪亦如
之亦導王也。注大喪至嗣王。釋曰知嗣王者以經云大
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
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正為正王也既言

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
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
王自澤宮而還入臯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
又於庫門而進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
親也以親故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入廟乃戒之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
普庚反劉普孟反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注同下納亨放此疏者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二者大司寇為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引道故云亦如之疏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
月者。釋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
中明者絜也王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
月者也奉此水火以配疏凡朝觀會同前王大
喪亦如之大喪所前
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為導也其大喪亦如
之亦導王也。注大喪至嗣王。釋曰知嗣王者以經云大
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
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正為正王也既言

前王明以先后卅子為政故云或嗣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
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大司馬云大喪平士大夫贈王謂
王喪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
卅子及此大喪亦如之二者容有先后及后卅子又宰夫云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大喪王后卅子也小
喪夫人以下然則大喪與小喪相連則不容有王喪
旅泄戮于社
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
謂至于社○釋曰鄭知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者以其大軍旅
非在國故先鄭引書為證彼書謂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
野營士眾辭社是陰殺亦陰賞是陽祖是遷主亦陽
故各於其所必於祖社主前者尊祖嚴社之義也○**凡邦**
之大事使其屬蹕
屬士師以下也故書蹕作避杜子
謂蹕也行也○**疏**
注屬士至行也○釋曰云凡邦之大
本亦作蹕音畢○**疏**
事者言凡語廣則國有大事王勤行
皆使其屬蹕鄭知其屬是士師以下者見士師職云諸侯為
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官注云諸侯來朝若饗食時士師云
帥其屬則士師以下上士中士下士
皆蹕知者以此注云士師以下故也
禮疏二十四卷終

周禮注疏卷三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四

秋官司寇第五 唐石經作第九是誤以卷數改篇第也

禁所以防姦者也 宋刻大字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錢鈔
宋本姦作奸非

家大夫之采主此三等采地之獄 閩本同監毛本主作
地按地主二字當並

有

以朝主為詢眾庶 監本同誤也當從閩毛本作朝士

殺牲歃血 諸本同大字本歃作歃釋文亦出歃血二字

大人徒十六人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岳本錢鈔本嘉
靖本皆作徒十有六人當據以補正

今獄城圖 大字本岳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城
下衍曰當刪正

言凡園土之刑人也

監本土誤 上疏中誤士 閩本同

司隸 監毛本此節有司隸至百人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閩本皆脫今據補錄

禁殺戮下士二人

毛本下士誤倒

禁暴 ○釋曰

監毛本作禁暴至十人此本及閩本脫下三字

蠅蟲所蜡也 漢讀考云說文虫部蜡蠅胤也周禮蜡氏掌
除胤肉部胤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此注所
蜡也當作所胤也謂蠅所聚乳也胤俗作蠅

掩骼埋胾

釋文作狸胾云本又作埋骸

蜡讀如狙司之狙

岳本狙誤狙

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閩監本防收坊非

萍讀為蜥

諸本同按此當作蜥讀為萍因故書作蚘蚘之
蜥故司農讀從萍萍之萍下云或為萍號起雨

之萍則萍萍字通也此經當作蜥氏後人援注改經又易
注萍為萍則與下萍號為一字矣因此官義取萍草之不
沈溺古經假借作蜥故司農改讀為萍為萍若經本作萍
而易為蜥斷無此理也

元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萍

諸本同段玉裁云當
作今天問萍號作萍

王逸注本正作萍云一作萍按後鄭增成司農義而意主
萍字故引今天問萍號爾雅萍以證之萍萍當作萍萍
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是也萍萍乃一字不得為二名

萍氏主水禁萍之草

此二萍字皆當作萍司農為萍為萍
兩讀鄭君則取萍字音作讀如平

萍氏 ○釋曰按其職云

閩本三字按萍氏下當亦脫至八
人三字

亦天問之文

按亦當誤所

主夜覺者賈疏本同漢讀考作主覺夜者云賈公彥本誤
作夜覺○按此覺讀如覺後知覺後覺之覺
司烜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司烜音毀注烜同漢讀考作司
烜烜氏謂注烜火也鄭司農云當為烜二烜字皆當作

故書燬為垣諸本同釋文為垣劉音表按垣當烜字之誤
經注烜字皆從故書轉改也蓋陸所據本已

條狼氏下士六人晉六人徒六十人沈彤云六並當作八其
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常八人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
緜狼之胥亦常八胥為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按沈彤
以此等證其祿田相符之數不當篤信也

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諸本同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
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
如字是也至後鄭讀為冥方之冥劉音莫歷反與霽同始
易其字義矣此作讀為誤也疏云後鄭亦取音同以緜縻

取禽獸冥然使不覺此說非

驅除毒蠱之言葉鈔釋文作毒蟲本職同

翊讀為翅翼之翅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闕監毛本翅誤
翊疏同釋文云翊氏音翅

云翊鳥翮也者羽本曰翮惠按本同此本及闕本者字
於翦上更增者字誤甚

故彼從之也惠按本彼作破此誤

必先按剝之宋本岳本嘉靖本同大字本錢鈔本闕監毛
本作刊剝按釋文本作按剝賈疏本作刊剝

柞讀為音聲喏喏之喏漢讀考作讀如云今本作讀為誤
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為喏

編身中獲獲蛾蛾故曰灾

浦鏗云或從左傳疏按或誤蛾蛾為誤曰

書亦或為濁

監本濁誤獨漢讀考作書亦或為涿云今本作濁誤

街枚氏

大字本闕監毛本同唐石經錢鈔本嘉靖本街作街注同

枚狀如箸橫街之為之繡結於項

大字本繡上無之此衍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

枚如箸橫街之於口為繡絜於項中繡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絜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漢讀考云顏氏漢書注引作繡絜於項云繡者結礙也絜繞也為結紐而繞項也勝於賈本賈說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唐石經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皆跳行另節下司儀行夫同此本及闕監毛本自大行人至行夫并為一節非下家士亦如之同

合摠名曰象者

闕監本同誤也大字本岳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合作今當據正

掌客徒二十人

闕本同誤也大字本以下皆作二十人唐石經作廿人

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

賈疏釋此注云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故讀從之按賈氏所據公羊傳訝作御

以其都司馬使王自為之

闕本同監毛本自改臣

大司寇

王耗荒

大字本同按耗當作耗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蓋賈氏所據北宋本釋文作耗荒也今釋文作旄荒錢鈔本岳本同嘉靖本闕監毛本改耄荒非

謂周穆王老

闕本同監毛本老上增年

為其民未習於教

釋文出為民二字則陸本無其

使民相拱勅之法

浦鏗云共誤拱

命將命也

葉鈔釋文作將命

咎由九德者也

閩本同誤也惠校本作咎辭當據正監毛本作各由誤甚

有似罷弊之人也

閩本同監毛本人作民

以其不故犯法

諸本同閩本不改無誤也疏云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浦技作無故犯法以不字為誤大誤。按故犯法猶今言謀殺故殺也

此人五刑者為輕

閩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此作比

是入園土者也

閩本同監毛本是改乃

其百个與

閩監木个改箇非疏同釋文出百个二字

質人云大市以質

閩本同監毛木上質誤質人誤又市誤事

故見之耳

閩監毛本耳改爾

易志冷剛潤

閩本同監毛木冷誤從水

故以邦成弊之

惠校本故作還此誤

又於庫門而東入廟門

閩本同監毛本庫門下俯內

謂將祭之辰

浦鏗云晨誤辰

明者絜也王人明絜

閩本同監毛本絜改潔下向浦鏗云主誤王

明以先后世子為政

閩本同監毛本政作正

使其屬蹕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蹕云本亦作蹕。按說文走部曰蹕止行也从走為正字从足為或體

而蹕于王官

監本同誤也閩毛本作王官當據正

周禮注疏卷三十四技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卷三十五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在外朝朝

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難
疏小司寇至立君○釋曰外乃且反適丁歷反堯而招反
司寇既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者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惟在朝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特言之也○注外朝至庶人○釋曰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謂鄰國來侵伐與國為難者也云國遷謂徙都邑也者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般之類若遷卿大夫都邑不在詢限云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者冢適雙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

同書注疏卷三十五

為冢若無冢適后所生次冢以下為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眾妾所生擇立之眾妾所生非一是以須與眾人共詢可否此三者皆探眾心眾同乃可依用也先鄭引詩及書者證致萬民之意也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

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鄉大夫在公後○鄉許亮反長丁丈反見賢遍反公後○釋曰案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恒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三公北面者案郊特牲君之南鄉蒼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蒼君也三公臣中之尊北面屈之蒼君之意知鄉大夫在公後者以州長眾鄉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卿為之六卿別也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

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擯兵刃反注

同更疏小司至弊謀○釋曰云以敘進者案小宰六叙皆音庚疏先尊後卑則此言以敘進謂先公卿以次而下○注擯謂至明也○釋曰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擯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專欲難成捨已稽眾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今能以眾輔成已志是尊王賢明者也以五刑聽

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甸乃弊

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用情言之與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

之王制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訊音信盡津忍反疏以五至用法○釋曰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鞫九六反疏以因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甸乃弊之者緩刑之意欲其欽慎也云讀書則用法者謂行刑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注附猶至論之○釋曰引王制云刑者側也者上刑為法下側為著謂行法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變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更續是其不可變也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濫此釋用情訊之也漢時讀鞫已乃論之者鞫謂劾

囚之要辭行刑之時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讀已乃論其罪也 獄吏襲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嚴子為坐士榮為大理○為治于偽反咺况阮反鍼其廉反嚴劉音莊左傳作莊案漢書○疏注為治至大理○釋曰古者取囚要明帝名莊改為嚴○疏皆對坐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褻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若取辭之時不得不坐當使其屬或子弟代坐也引喪服傳者喪服經有大夫命婦子夏傳解之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今此云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誤當以彼為正云春秋傳者左氏僖二十八年衛侯坐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晉使人斷之引之者證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君皆得坐無嫌以是衛侯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為命婦又閭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夫知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如是士及士妻亦得為命夫命婦者彼皆據王臣而言王之士有

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諸甸師氏故甸師云王之同姓有臯則死刑焉是也必於甸師者甸師掌耕耨王籍其場上多屋就隱處刑之引禮記者文王世子文彼據諸侯法云刑于隱者謂就屋中云不與國人慮兄弟者若在市朝刑殺國人見之亦謀慮兄弟是與國人慮兄弟若不於市朝是不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疏以五至民情○釋曰案下五事惟辭聽一是聲故也案呂刑云惟貌有稽在獄定之後則此五聽亦一曰在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求民情也 一曰辭聽○疏觀其出言○疏注觀其至則煩○釋曰直則言要理不直則煩○疏深虛則辭煩義寡故云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疏觀其顏色不直則○疏注觀其至根然○釋曰根然○赧女板反○疏曰理直則顏色有厲

藝是國子與賢者有德行兼道藝若能者惟有道藝未必兼
有德也引春秋傳者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祁奚作此
辭以晉侯使赦小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證也

五日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疏

注謂有至功者○釋曰此即司勳所掌王功國功立功者

六日議

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疏注鄭司至是也○釋曰

貴君據周大夫以上皆貴也墨綬者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

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也疏注謂憔悴

七日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惟

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以事國自此已上七者雖以王為主諸

侯一國之尊賞罰自制亦應有此議法是以議能鄭引叔向

之事是其一隅也惟八日議賓

八日議賓之辟謂所不

惟據王者而言不及諸侯也

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刺七疏注中謂罪正所

與下文為目但三刺之言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

刺庶民已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庶民賤恐不刺賤者尚

刺已上刺可知云中謂罪正所定者斷獄終始有一日訊

三刺刺則罪正所定即當行刑故云罪正所定也

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

也疏注刺殺至言也○釋曰云羣臣者士已上云羣吏者

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云萬民者民間有德行不仕

者云刺殺三刺罪定即殺之但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

三刺直言殺者舉漢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

民之所刺宥而施上服下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

服下服之刑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

也下服宮刑也○劓魚器反刑音月又五

周禮疏卷之五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

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禮

之故為賓也言與者經直云賓不斥以三刺斷庶民

所據約後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

以三刺斷庶民

剗注宥寬至刑也。釋曰墨劓施於面故為上服官刑
反疏施於下體故為下服凡行刺必先以物規之如衣服
乃施刑故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
言服也

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
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比毗志反注同上時掌反下注
同數所疏注大比三年至七月生齒。釋曰小司寇至三
主反疏年大按比之時使司民之官登上民數自生齒
已上皆登之小司寇乃登於天府云男八月而齒女七月而生齒
者按家語本命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齒女子七月而生齒
齒七歲而齒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齒女子七月而生
女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男偶女奇也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
知國用乃可制耳疏注人數
釋曰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主計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
副貳民數簿書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云
人數定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者鄭偏小祭祀奉犬牲
據九賦而言至九貢九功亦可知也

進也疏若小祭祀至犬牲。釋曰大祭祀自大司寇奉犬牲
奉猶疏小祭祀至犬牲。釋曰大祭祀自大司寇奉犬牲
進也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以洗解牲體肉凡禋至如之。釋曰云禋祀五帝者祭
○鑊戶郭反疏天曰燔柴即禋祀也故云禋祀五帝者祭
帝所祀謂四時迎氣摠享明堂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
亨亦如之納亨致牲謂將祭亨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
實鑊水為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
煮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稟亦謂洗牲肉也大

賓客前王而辟

○辟婢亦反劉符益反一音匹亦反疏注鄭司至引矣
○辟婢亦反劉符益反一音匹亦反疏注鄭司至引矣
沈音避注同後而辟皆放此道音導疏釋曰下士師云諸
侯為賓辟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為王辟亦謂於
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
者漢時執金吾及令尉為帝奉引后世子之喪亦如
猶如小司寇為王導故引以為況

之疏

常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而辟也小師蒞戮
自出之師疏注小師至之師。釋曰謂王不自出使卿大
夫出軍闕外之事將軍裁之軍將有所斬戮

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涖戮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注屬士師以下。釋曰此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為賓是也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已下皆蹕故此據而言之
孟

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損
疏孟冬至退之。釋曰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寡則損
疏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注司民至則損。釋曰案星經軒轅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是軒轅角也云國用民衆則損者國家所用財物由民上而來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

天府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疏注上其至之數。釋曰羣士謂鄉士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

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
疏

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刑禁士師之五禁。徧音遍
疏

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注得會計文狀來乃致事於王故云乃乃緩辭
疏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

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間

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
中也古之禁盡亡矣今宮門有簿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
有離載下惟野有田律軍有譴讎夜行之禁其備可言者○
○灋音法左右音注下音又注左右助也同徇似後反縣音
玄柄劉音粗疏士師至門閭○釋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
懲是欲不使犯罪令於刑外豫施禁禁民使不犯罪是左右
助刑罰無使罪麗于民也云書而縣于門閭者爾雅云巷門
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注左右至言者○釋曰
云宮王宮也者謂臯門也云官官府也者謂廬宮人聽事之
門云國城中者若王城十二門云古之禁盡亡矣者謂在儀
禮三千條內而在亡中故舉漢法以況之云離載下惟者謂
在車離耦耦載而下惟恐是姦非故禁之云備以五戒先
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日誓用之于軍旅
二日誥用之于會同三日禁用諸田役四日
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

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

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于車無自後射比疏以五至
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誥戶報反射食亦反疏都鄙○
釋曰戒與禁謂典法則亦是所用異其名耳同是告語使
不犯刑罰○注先後至聞焉○釋曰先後猶左右也者皆是
相助之義異其名而已云甘誓者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
甘誓云湯誓者湯將伐桀以誓衆云大誥者武王崩周公作
以成王命封康叔於殷墟誥康叔以治政之事故作誥云之
屬者乃有泰誓費誓召誥洛誥等故言之屬也凡誥誓皆
因大會乃為之故用之于軍旅用之于會同也云禁則軍禮
曰無于車無自後射比其類也者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
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
已發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
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
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
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前敵不破則有追法春秋公
追戎於濟西是也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鄉合鄉所合也追追寇也宿讀如宿偁之偁

字劉張類反胥如字劉思叙疏掌鄉至慶賞釋曰士師

反注偁同博音博劉音付疏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有施刑罰也云州黨族閭比之縣即是鄉合之事云與其人

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

也二伍為什據道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宅舍有故使

當此當問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者以比什伍

使追胥二事也云以施刑罰慶賞者使鄰伍相及也注鄉

合至賊也釋曰云追追寇者即公追戎於濟西是也胥讀

如宿偁之偁釋曰云夜宿逐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

賊謂之偁即司搏盜賊是也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

也疏惟在當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察獄訟

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詔司寇若今

也致邦令者疏察獄至邦令釋曰獄訟辭訴各有司存

以法報之疏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

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謂之

致邦令也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

掌士之八成釋曰士之八成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

事成者行士即士師已下是也注鄭司至事比釋曰先

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決事依前比類決

之一曰邦洵鄭司農云洵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洵者斟

上灼反注同斟之林反酌疏注鄭司至書事釋曰云灼

音灼刺七亦反又七賜反疏讀如酌酒尊中之酌者俗讀

之若今刺探尚書事者漢時尚書掌機密一曰邦賊為逆

有刺探尚書密事斟酌私知故舉為況也二曰邦賊為亂

疏注為逆亂者釋曰既云邦賊罪無三曰邦謀為異

也 四者犯邦令 于冒王教令者。者。冒音墨。 疏 注于冒王教令者。釋曰鄭云于冒王教

令者謂犯邦 者。冒音墨。 五日橋邦令 稱詐以有為者。橋音矯。 疏 注稱詐以

釋曰橋即詐也故鄭云稱詐以有 者。橋音矯。 六日為邦盜 竊取國

者謂詐上命營構偽物之類也 釋曰謂若定八年陽 七日

才浪反 注竊取至藏者。釋曰謂若定八年陽 為邦朋 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傷鄭司農云朋

疏 注朋黨至之朋。釋曰朋謂朋黨阿曲相阿違國 八

日為邦誣 誣罔君臣 疏 注誣罔至失實。釋曰謂若

善政失實者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

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 其數條是為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為貶聲之誤也遭飢荒不

明判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胡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 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辯依注音貶風別

之別皆彼列反下傳 疏 若邦至治之。釋曰凶荒謂年穀

別及注同數所主反 疏 不熟民皆困苦則以荒辯之法治

之不得用尋常之法。注鄭司至刑貶。釋曰先鄭之言義

無所據故後鄭不從後鄭破辨為從從朝士職之文也朝士

職慮刑貶者彼注謂謀慮緩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刑減損國用為民困苦故也 疏 注移民至

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衛盜 疏 心也。釋

賊也緩刑舒民心也。紆音舒本亦作舒 凡以財獄

日移民就賤謂可移者將身往也通財補不 凡以財獄

足謂不可移者即於豐處將財穀以補不足 凡以財獄

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

云傳或為付辨讀為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

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傳音附注同約於妙反又如

字 疏 注傳別至正之。釋曰此注云傳別中別手書也小

云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義與後鄭同此先鄭

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著約束於大書別為兩兩家各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

尸 以刑官為尸畧之也周謂亡疏注以刑至亳社。釋

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為尸

故鄭云用刑官為尸畧之也云周謂亡毀之社為亳社者經

云勝國注為亡殷又云亳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亡即

云亡國即郊特牲云廢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即言亳

社春秋亳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音導下三公道

盜賊是也疏注道王且辟行人。釋曰導王解前驅且

道同疏辟行人解而辟王燕出入謂宮苑皆是祀五

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謂增其沃汁。或音異疏注

謂增其沃汁。釋曰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

以盤匝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洎鑊水增其沃汁

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鬯言須鑊水就鑊增之亨實鑊水此

官增之示敬而已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

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

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

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為裸時

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為裸時凡凡創珥則奉犬牲

珥讀為珥創珥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創羽疏注珥讀至

者曰創。創音機劉音奇珥而志反注創同疏曰創。釋

曰鄭為珥者珥是玉名故破從珥取用血之意知創珥是釁

禮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彼

雖不言創創珥相將故知是釁禮知用牲毛者諸侯為

日創羽者曰創者雜記雞言珥即毛曰創可知疏諸侯為

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疏謂諸侯來朝疏至王

宮。釋曰士師言帥其屬當官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

注謂諸至饗時。釋曰經云蹕于王宮饗在廟燕在寢言于

燕饗時也大喪亦如之疏大喪亦如之。釋曰大喪

為蹕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

者而戮之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于行陳也疏大

至戮之。釋曰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於社

主前。注逆軍至陳也。釋曰逆軍旅反將命者王在軍自

將違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相外之事將軍裁之亦是反

將命犯師禁于行陳者干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

也

也

也

狄于太原將戰魏絳曰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襄三年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楊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魏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歲終則令正要

會定計簿。古反。疏注定計簿。釋曰定計簿者年終將考之故也。正歲帥其

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疏注

國至之野。釋曰正歲憲禁令者取除舊布新之義言于國及郊野者則自國至百里外皆憲禁之也云去國百里曰郊

謂之野爾雅文

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立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

獄也六鄉之疏鄉士掌國中。釋曰鄉士主六鄉之獄言獄在國中。釋曰先鄭云謂國中至百里郊後鄭不從者

鄭司至國中。釋曰先鄭云謂國中至百里郊後鄭不從者六鄉地雖在百里郊內要言國中者指獄而言非通百里為

國中故不從也是以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云六鄉之獄在國中對六遂之獄在四郊者也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若以八人共疏

注鄉士至三鄉。釋曰鄭以四人分主三鄉者若以八人共主三鄉不得言各既言各則有故以四人分主三鄉解

也聽其獄訟察其辭察審也。釋曰鄉士主治獄訟之事故

云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辯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

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疏辯其至于朝。釋曰

劾戶代反覆謂爭罪訟謂爭財事既不同文書亦異云異其死

刑之罪者死與四刑輕重不同文書亦異云要之者文書

既得乃後取其要辭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後以

斷刑之職聽斷于外朝。注辯異至反覆。釋曰云要之為

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者劾實也正謂棄虛從實收取要

辭為定容其自反覆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翻即是其實然

後向外朝對眾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更詢乃與之罪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更詢乃與之罪

更詢乃與之罪

更詢乃與之罪

更詢乃與之罪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麗附也各附致

其法以疏司寇至獄訟。釋曰此即朝衆聽之事獄言斷

成議也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云各

麗其法者罪狀不同附法有異當如其罪狀各依其罪不得

濫出濫入如此以議獄訟也。注麗附至議也。釋曰所議

本欲得其實情故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

依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二日

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

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立

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

泄之尸之三日乃反也。汁日音協本亦作協下同不中丁

仲反措疏獄訟至三日。釋曰此經爲上議得其實欲行

七故反疏刑之時故云獄訟成謂罪已成定云士師受

中者士師當受取上成定中平文書爲案云協日刑殺者謂

鄉士當和合善日行刑及殺之事云肆之二日者據死者而

言其四刑之類行訖即放不須肆之。注受中至反也。釋

日云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者漢時受二千石祿稟郡守之

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支幹善日者十二辰子丑之類皆以支

甲乙丙丁之等是幹若言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皆以支

配幹而言云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者月大則十六日爲望月

小則十五日爲望利日即合刑殺之日是也云肆之三日者

肆陳也殺訖陳尸也云春秋傳者襄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

寵觀起楚人患之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泣告棄疾言

子南罪遂殺于南于朝注云子南公子追舒三日棄疾請尸

云論語者憲問篇云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謂孔

子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

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引之者皆證肆之三日之事也

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

免之則王會其期

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

刑禮疏卷三十五

七

往議疏若欲至其期。釋曰所司折斷已得其實情狀案之既成乃始就朝詳斷王雖欲免必無免法但王者恩深愛物庶欲免之恐有濫行理須親會者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

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以下。夾疏注屬中士以下。釋曰此四者六鄉古治反劉古協反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

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面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

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三公若有

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

為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疏三公至如之

賊道也。為于偽反遂士縣士訝士職同疏釋曰三公有

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云其喪亦如之者謂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為之前驅

而辟。注鄭司至道也。釋曰云郡督郵盜賊道也者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即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

者是盜賊之人使之道以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

命者疏凡國至命者。釋曰國有大事言戮犯命者止

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立謂其

郊者此主四郊獄也疏注鄭司至四郊。釋曰先鄭云百

六遂之獄在四郊疏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

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

夫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

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立

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

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

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

此主四郊之獄六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

遂之獄在四郊也疏注遂士至一遂。釋曰遂士

令疏二人而分主一遂疏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

摠掌不分不得云各既言各掌十二聽其獄訟察其

人有六遂是二人分主一遂可知

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句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

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泄之如鄉士為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

聽其至三日。釋曰此一經亦如鄉士獄成就朝聽斷事有異者二句與鄉士別以其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句容其反覆也云就郊而刑殺者鄉士之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郊也言各於其遂者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也。注就郊至不同。釋曰鄭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者經云士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士也云遂處不同者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

若欲免之則王令二公會其期也王欲

放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

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云令猶命者上文鄉士云命此變命云令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

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

屬而蹕大事王所親也。釋曰案上鄉

四軍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二者有聚眾庶之事故摠云大事聚眾庶耳此雖不言

六鄉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

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六鄉至命者。釋曰若六鄉近則使三公有邦事此

卿大夫之喪死於其中者亦為之前驅而辟也云郊有大事者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戮其犯命也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

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立謂地距王城二百

百里

百里

百里

百里

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獄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獄疏注鄭司至里上○釋曰先鄭意遂士縣獄在四百里上疏既生二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云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者即載師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楚遠啓疆曰晉韓襄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言雖而使矣注云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言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為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為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為韓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故更云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者王子弟依三等臣分為三處公在五百里疆地鄉在四百里縣地大夫在三百里稍地治此三等采地之外皆是公邑故云則皆公邑案載師注使大夫治此公邑之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云謂之縣縣士

掌其獄焉者主三等之獄摠謂之縣士也云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者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故鄭彼注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摠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士云掌野掌三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云獄居近者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士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獄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者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為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為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摠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以外四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二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言掌野不得不存一野以為獄名故也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士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二百里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

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申協日刑殺各就其

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疏注刑殺至士也。釋

分人各主之義至此縣士鄭雖不言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

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

三旬者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亦謂縣

士者亦以經文勢相連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

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疏注期亦至之時。釋曰以其差遠

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

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疏

若邦至命者。釋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

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衆故直各掌其

縣之禁令而已其喪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有死於此者云凡

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注

野距至縣都。釋曰上野野雖已解野今此支云凡野恐有

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

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從野三

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士獄之所主三處也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

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野地小都在縣地家邑疏注鄭

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置居良反

屬王。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

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載師所云大都任疆地者也引魯季

氏食於都者謂諸侯大都與三公同後鄭不從謂都王子弟

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

是以後鄭縣土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不純屬王者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

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

國以其自有君異之。疏注三月至異之。釋曰此則上上時掌反注下並同。

王亦於外朝詳聽之事云三月及言國自王君異之者謂異於鄉士遂士縣士之等司寇聽其

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

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鄆許六反劉勅六反或音勗。疏

者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注成平至無成。釋曰云春秋傳者左氏昭公十四年之事言晉邢侯是楚人時在晉故與雍子爭鄆田也引之者證成是獄成之

事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

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疏注都家

於上亦是自有君異於鄉士之等也凡都家之大事

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

方也其方以王之事疏凡都至禁令。釋曰都家云大事動眾則為班禁令焉。

官文若不分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疏以時脩其縣

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

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

近附近疏注縣法至相近。釋曰縣師其職普掌天下故

三百里甸據二百里郊野據百里甸天下矣夫家猶言男女

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言相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

之上所上治則主之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治疏注都家至平之。釋曰以直吏反注同下有治並同。家之士明是彼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為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訝疏注鄭司至

日案尚書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據諸侯為言此訝士亦云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論罪刑于邦謂言諸侯之事故先鄭云諸侯之獄訟也。論罪刑于邦國制刑之本意。訝疏注告曉

及制刑之本意者聖人所作刑法正為息民為惡故云刑期無所刑以殺止殺是制刑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本意以此二者告曉於諸侯

造焉謂讞疑辨事先來請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造七報反

讞魚疏注謂讞至議者。釋曰謂四方諸侯有疑獄不決竭反疏遣使上王府士師者故云四方之有治於士者知士是士師者以其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造焉者謂先造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讞白也謂諮白疑辨之事漢時獄官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號廷尉也君臣宜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疏注亂獄至南獄。釋曰云君

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臣宣淫上下相虐者謂若左氏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徵舒之母夏姬衷

其袒服以戲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冶諫被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為討陳殺徵舒是君臣宜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案

前漢書儒林傳呂步舒事江都相董仲舒明春秋公羊仕為丞相長史于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大子遷謀反漢武帝詔使宗正劉德與呂步舒窮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驗其事故注者引之

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人則

道之有治則贊之

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觀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

出出入三觀入國入野

疏

謂始來及去也者以其訝士主

自以時事○道音導以迎送諸侯故從來至去皆送迎之禮也知出入是朝觀於王者以其言出入與晉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僖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觀為行此禮是出入為朝觀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入野須

凡邦之大事聚

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

衆庶則讀其誓禁

疏凡邦至誓禁○釋曰大事者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

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

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立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門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門天子之禮所名曰庫四則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長丁丈反注同罷音皮司園職同刺七賜反下同纆亡北反示于之鼓反

又如字本或作寘叢才公反觀古亂反闡音昏
釋音亦徐音夕見賢通反與音餘下國服與同
也者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此亦據三詢而言云槐之言懷
遂之官亦在此故言遂以苞之先鄭云王有五門外曰畢門二
之官亦在此故言遂以苞之先鄭云王有五門外曰畢門二
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王有五門外曰畢門二
是也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此後鄭皆不從云
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證九棘之朝
斷罪人之朝也云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畢門
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天子畢門
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後鄭言此者
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為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
畢門其制則與天子畢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外兼得畢
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
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
既向外兼畢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
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為一明又引檀弓曰魯莊公
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

雉門外必矣者時魯有慶父作亂閔公遭莊公之喪既葬之
後不得既虞變服既葬而反則除喪也服吉而人以服慶父
之心故也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
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上以制二兼四
推出庫門在雉門外將為未大明更以經不入庫門乃大明
故言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已下更欲破先鄭外
朝在路門外事雉門既為中門雉門設兩觀公羊傳文與今
之宮門同舉漢以況周矣云闕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
也者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
既有關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于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
矣又引郊特牲及小宗伯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朝在中門
置外朝之事何者郊特牲譏繹于庫門內言遠謂譏其太遠
云當於廟者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
見於此矣者欲見中門外有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
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
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畢門之內與者無正文推量為義
故云與以疑之也舉漢法者況義耳云天子諸侯皆有三朝
外朝一內朝二者天子外朝一者即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
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也諸侯內朝二
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

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
為內朝二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闔于兩社為公室輔兩
社周社亳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為外朝是諸侯外朝
一內朝二三文疏已在射人云在路門內或謂之燕朝者大
僕云掌燕朝帥其屬而以鞞呼趨且辟趨朝辟行
之服位是也人執鞞以
威之○趨本又作趣同帥其至且辟○釋曰其屬者案
七須反劉音清欲反疏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
六人胥六人徒六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人為之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
語也○傳徐子損反劉才官反李一音纂疏注慢朝至
日朝士所禁則無問貴賤皆禁之云錯立族談者族
聚也云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凡得
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
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俘而取之曰獲委於
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
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

大物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昇也玄謂人民之小者
未亂七歲以下○俘音孚博音博又音付失音逸又如字昇
必二反亂初謹反又勅謹反疏注俘而至以下○釋曰經
劉測吝反沈劍允反毀齒也疏云告于士者得物之入告
朝士乃委之於朝云俘而取之曰獲者則得者非所俘也所
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云人民謂刑人奴隸逃
亡者謂所犯大罪身死男女幼者没入縣官為奴隸而逃亡
者也即司隸職所云者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
下者案家語本命男子七歲而亂齒女子八歲而亂齒此言
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八歲皆別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
歲是女
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
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
得乞鞫○治直吏反下之治以治及司民職王治并注同期
居其反鞫九六疏凡士至不聽○釋曰云凡士之治有期
反劉已日反疏日者即上文鄉士聽訟于朝者鄉士一
旬遂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遂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
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云郊

二旬者謂獄在郊據遂士云野三旬者謂野之縣獄三處皆
是野云都三月者謂方士掌都家云邦國募者謂訝士雖不
云期日差之邦國當訝士所掌云期內凡有責者有判
之治聽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訟也

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為辨鄭司農云謂
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為治之辨讀為別
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其國服與疏注判半
○為治于為反下為治為民同別彼列反下同

一者也云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者案泉府云凡
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謂
出責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
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
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國
服依國民服事出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濶行之
稅法故名國服也

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
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為節以遣
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
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

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共如字賈音古畜勅六反疏
積子賜反又如字出尺遂反劉勅類反又如字坐才卧反疏
凡民至罰之○釋曰云同貨財者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生
則同有貨財今以國法即國服為之息利故云國法行
之犯令者違國法也○注鄭司至坐臧○釋曰先鄭所解無
所依據後鄭不從故云雖有騰躍其贏者謂販易得利多少
者為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躍一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
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以利出者
與取者依常契獲利取者又騰躍所贏凡屬責者以
二者俱有利物違國服則為犯令得刑

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
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使人歸之而本主
聽其辭以其比畔為證也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
死云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
來乃受其辭為治之○屬如字或音燭注同傳音付注同町

徒頂反又他頂反比毗志反下及下文大比同抵丁禮反○
疏注鄭司至治之○釋曰先鄭見經有地畔界不得名責其云
地傳者先鄭皆以音附為傳近讀之云玄謂屬責轉責使人
歸之者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

周禮疏卷三十五

財主死亡者轉責者或死或亡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亡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冒也云則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者謂以其地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為證也言能為證者則有不能為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為凡盜賊軍鄉邑及家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之也

人殺之無罪 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

役之無罪。上時掌反下文以上并注同。疏注鄭司至

日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家人者先鄭舉漢賊律云牽引人欲犯法

則言家人者欲為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姦淫之事故攻之。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疏注謂同至於士。釋曰凡仇

者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欲報之時先書於士士即朝士然後殺之無罪。若邦凶

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

貶 故書慮為憲貶為窆。子春云窆當為禁憲謂幘書以明之立謂慮謀也貶猶滅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滅國用

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疏若邦至刑貶。釋曰凶荒謂年

多少之法。窆彼驗反。疏穀不孰札喪謂疫病及死喪寇

戎謂鄰國交侵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

六遂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云慮刑貶者

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慮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

也。注故書至之法。釋曰子春以為憲與禁後鄭謂所貶

視時為多少之法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

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為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

登下其死生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

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去起呂

反下同著。疏注登上至去死。釋曰云辨其國中與其都

丁略反。疏鄙者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

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

公邑是徧畿內矣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家語本命篇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疏已具
於上。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
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
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
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
主民之吏。能吐才反近附近之近。疏釋曰云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者謂司寇於春官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以與
司寇為節此日司寇獻其民數于王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者重此民數民為邦本故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者以其
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六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
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助王之治也。注鄭司至
之吏。釋曰先鄭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
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
日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
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
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云司民軒轅角也者

案軒轅星有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
也云黜陟主民之吏者即六鄉六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
主皆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五

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五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棠

周禮注疏卷三十五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甸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小司寇

鄉大夫在公後

諸本皆誤作卿大夫惟此本不誤按賈疏鄉大夫有申釋之辭

知鄉大夫在公後者

惠按本闕本同監毛本鄉誤卿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

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賓以必刃反注同

奠有可以出之者

錢鈔本嘉靖本闕本同大字本監毛本與作奠

如今時讀訥已

岳本鞠作鞠俗字

其婦人之等大夫之妻者

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作大夫妻脫之

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

宋本曲作虛無爾

觀其眸子視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眸作牟葉
文無眸字漢人祇用牟

杜子春讀麗為羅岳本羅改羅非○按羅羅古今字說文

日月麗乎天宋本嘉靖本乎作于此本疏中引易同

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大字本錢鈔本岳本嘉靖本閩本

則民不偷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偷作偷葉鈔
釋文及岳本載音義同此作偷俗字○按說文

上行下效毛本同閩監本效作効

故引為證議故也宋本同閩監毛本為改以

祁奚作此辭以告晉侯宋本告作諫

謂有大勲力立功者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

銀印黃綬漢制考作青綬

云虞闕父為周陶正惠按本同閩監毛本云作有此誤

而施上服下服之刑閩本同監毛本而作以依經所改

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盧文弨曰通考引此時作實
牲肉者據疏本作實字

士師

以左右刑罰唐石經諸本同毛本罰改罰注及下並同

今宮門有簿籍閩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

謂廬宮人聽事之門閩本同監毛本官作官

謂在車離耦載而下帷漢制考耦字不重○按不重者非也在車離耦謂獨坐一車者耦載而下帷謂同坐一車而下帷皆形迹可疑

古之禁書其下惟如此閩監毛本其下作具不元本閩監毛本是也

比其類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岳本此作此監本同閩本先作比後改此疏中同按賈疏本作

比引易比九五釋之釋文比字無音蓋陸本作此也漢制考作比○按疏引比九五爻辭以為無干車無自後射之證於此其類無涉也禁之凡必多引此軍禮一條而曰此其類也猶上云之屬耳比字必是譌字疏亦未嘗作比也

周公作以成王令惠校本同閩本刻改作以為輔相監毛本從之則令字屬下以大義告天下為句

乃有秦誓費誓召誥洛誥之等閩本同監毛本乃改仍

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唐石經族誤族監本聯改聯

胥讀如宿偁之偁毛本下偁誤胥漢讀考作讀為云今本於說文者凡說文所無不得盡謂之俗字

若今白聽正法解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閩毛本同監本及漢制考白作日誤

則士師審察惠校本作察審

沟讀如酌酒尊中之酌九經古義云詩正義曰沟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沟公羊僖八年傳云蓋酌之也穀梁作灼

斟沟盜取國家密事諸本同閩監本沟改酌非釋文亦作斟沟

故舉為況也宋本舉下有受

故書朋作備禮說云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音灼音倍說文作備讀若陪管子幼官篇散羣備署○按朋者正字備者俗寫多山

朋讀如朋友之朋

大字本錢鈔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讀為當據正

則以荒辨之法治之

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作荒辨之法閩監毛本作荒辯之灋此作法承石經之誤辨作辨為異疏同釋文亦作荒辯

而士師別受其教條

則作教者誤也

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岳本嘉靖本教作數按釋文作數條音所主反

衛盜賊也

岳本閩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衛作備當據以訂正

故書別為辨

閩本同誤也諸本辨皆作辯當據正

辨讀為風別之別

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及漢制考辨皆作辯當據以訂正

訟則案券以正之

此本訟誤故今據諸本訂正毛本券案誤例

據殷亡即云亡國

此本國字剜擠閩監毛本排勻

廢國之社必屋之

閩監毛本廢改喪

王燕出入謂宮苑皆是

閩本同監毛本王改言

凡刳珥

唐石經諸本同岳本刳作刳注同

將戰魏絳曰

惠按本絳作舒此誤○按檢左傳乃魏舒語

皆憲禁之也

惠按本憲作縣

鄉士

辨其獄訟

嘉靖本閩監毛本及漢制考同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辨作辨注中同當據以訂正此本疏中引經

亦作辨嘉靖本注

中作辨即辨字之訛按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是當作辨別字也

協日刑殺

錢鈔本及漢制考同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協作協注及疏同按釋文作汗日云音協本亦作協下同○按汗協古今字

漢時受二千石祿稟

閩監毛本稟改廩

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漢讀考云廣韻引釋名曰督郵王諸縣罰

負郵殿糾攝之此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為三公導若鄉士為三公導也按賈疏本有盜賊二字并曲為之說

故郡內督察郵行者

漢制考郡內作內郡此本者誤於今據閩監毛本及漢制考訂正

遂士

而糾其戒令

唐石經諸本同岳本而字誤在令下毛本令誤命

縣士

二百里中地雖有稍名

閩監毛本作三百里此誤

亦謂縣士也

監本注脫也疏標起訖刑殺至士也改作刑殺至縣士誤甚

方士

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

閩毛本同監本誤作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

故云邦國據畿內

閩本同監毛本有據畿外都鄙五字此脫

郊野據百里

閩本同監毛本野作外非

訝士

故云刑期無所刑

按所當衍

朝士

據王詢三刺而言

閩本同監毛本王作三〇按三是也三詢見小司寇

故言遂以苞之

閩監毛本苞改包

此為一明

此本一字缺壞浦鏜云一疑大訛

云帥其屬者

閩本同監毛本者作當

委于朝

嘉靖本于誤於

持詣鄉亭縣廷

大字本持作特誤漢制考亦引作持

皆別人所生

監毛本同惠按本別作刑此誤閩本生誤

邦國莽

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出國期音居其反○按期者

有券書者

按券字从刀各本譌从力則是倦字也

亦如其國服與

岳本閩本有其字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

衍文

此是私民謂出責之法

盧文昭云謂疑衍

雖有騰躍其羸

此本注缺疏中引羸作羸

今以國法

浦鐘云令誤今

為之息利

閩本同監毛本改利息

一躍而出

宋本一作乘此誤

司民

近文昌為司命次司祿

補毛本司命下有次司中三字與

黜陟主民之吏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主誤

文昌第一日上將

毛本上誤王○按大宗伯疏亦作上

周禮注疏卷三十五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卷三十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官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官男女也剕斷足也周改臙作剕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官謂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墨降辟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臙辟三百官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刑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劓剕魚器反李魚介反又疑既反刑音月又五剕反李音五骨反黥其京反室本又作涅同乃結反徐丁吉反又丁結反與音餘斷丁管反臙頻忍反徐方忍反劉符人反攘如羊

反降戶江反
橋居兆反
與墨別而云墨黥者舉本名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
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墨劓之人亡逃向夷詐云中國
之人皆墨劓為俗夷人亦為之相襲不改故云墨劓為俗也
言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而言也故言與以疑之云若今官男
女也者即官人婦女及奄人獲守內閣者也云別斷足也周
改贖作別者贖本亦苗民罪刑咎繇改贖作別至周改別作
別書傳云贖者舉本名也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者以
義交謂依六禮而婚者云謂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
易之云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為多少
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即宮室禮儀
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為寇殺
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
見在外亦得為軌在內亦得為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
誤當以傳為正云降畔寇賊劫掠奪攘橋度者其刑死者案
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橋度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橋度謂撓
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云此二千

疏

注墨黥至肉刑○釋曰案尚書呂刑有劓

五百罪之目略也者刑書已亡以此書傳之文略言三五故
云罪之目略也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案呂刑罪辟五百
官辟三百今此云贖辟三百官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
呂刑為正云周則變焉者夏刑三千墨劓俱手至周減輕刑
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云刑罰世輕世重者呂刑
文故云所謂先鄭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案文帝本
紀十三年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徒繫長安無男有五女
小曰提縈遂泣上書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刑三者
其宮刑至唐乃赦也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
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為賊竊賄為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
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
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
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典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
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
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
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若司

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濃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

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疏

注詔刑至法矣釋曰司刑主刑

書若於外朝司憲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

訟 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 疏 注刺殺至舍也赦舍也○刺七賜反下及注同 疏 釋曰此經與下

為目云贊司寇聽獄訟者專欲難成恐○不獲實衆人共證乃可得真故謂贊之也云訊而有罪則殺之者刑有五者

是殺餘皆訊之獨言殺者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立官名刺據重而言故也

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疏 壹刺至萬民○釋曰此三刺之事所施謂

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

失三宥曰遺忘 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至死立謂識

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輒中人者遺忘若問帷薄忘有在焉而以

兵矢投射之○忘音妄注同坐才卧反下同 疏 注鄭司至軼待結反中丁仲反問問屬之間射亦食反 疏 射之○釋

先鄭以為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若如此解則當入三赦蠢愚之中何得入此三宥之內故後鄭不從也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於義是故後鄭增成之云立謂識審也者不識即不審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為是兄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 甲錯殺之是不審也

三赦曰蠢愚 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殺他皆不坐○耄本又作旄同亡報反蠢勅江反又貞巷反劉癡用反駮五駮反李又五亥反又吐在反上時掌反○

疏 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為比三赦為重據今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為輕全放無贖先鄭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

人他皆不坐者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

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亂是七年者若八歲已亂則不免也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

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上服殺與墨劓

下服官刑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
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
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上三刺，三宥，三赦。若不以此法，
恐有濫入者，由用三法，故斷民得中。云：施上服，下服之罪，然
後刑殺者，先規畫可刑之處，乃行刑殺也。○注：上服，至行
之。○釋曰：古者雖有要斬、領斬，以領為正，故殺入上服也。必
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規識，在
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為服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

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

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
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
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
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
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
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約於妙反，後及注皆同。夔來

龜反，比毗志。疏：注此六至來也。○釋曰：知此六約諸侯以

反，又必二反。疏：下至於民者，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故知也。以諸侯為主，中亦有王事，但王至尊，設約不及之耳。

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凡命祀皆天子命之。

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死

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

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

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寢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

為其違約不祀，故伐之。事在僖二十六年，云：民約謂征稅者，

雖諸侯輸於王，萬民征稅是常。此稅要由民出，故云：民約云

遷移者，雖君亦有遷移法。若鄭遷於號之屬是也。云：仇讎既

和者，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

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

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者，此止以遷移法不似有仇

讎也。定四年，祝佗云：分魯公以大路，又云：殷民六族，注云：殷

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又分康叔以大路，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

之，又云：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又

云：分唐叔以大路，又云：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

謂王功國功之屬者民功謂若司寇云野刑上功糾力及司
馬云進賢興功是也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
謂自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籩豆俎簋之屬樂器鐘
鼓等笙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
是凶之車服雜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云摯約謂玉帛禽
鳥相與往來也者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已下是
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
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
凡大約劑
書於宗廟小約劑書於丹圖
大約劑邦國約也
書於宗廟之六彝
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籩簋之屬
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
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與音餘斐疏注大約約至遺言○
音非徐方眉反劉方持反沈芳尾反疏釋曰知大約約劑是
邦國者上言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此二者故大小據而
言之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犛黃虎雖之等以畫於宗
廟彝尊故知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云或有彫器
籩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此鄭見時有人爲此說者故云或
有案梓人造器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
云與以疑之云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者襄公二十三年文○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
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
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珥謂殺雞疏若有
取血釁其戶○藏才浪反注下皆同爲于僞反疏至墨
刑○釋曰訟謂爭約劑不決者云則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
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至其戶○
珥爲祭後鄭皆不從而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案定元年
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鄉吾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
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
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爲證云殺雞者以雜記云割雞
當門其珥皆於屋下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
殺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隧音遂疏
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疏
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隧音遂疏

注大亂至之貳。釋曰云大亂謂僭約者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又如晉文公請隧以葬亦是也。案僖二十五年晉文公納定襄王乃請隧以葬。隧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土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美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明罪大止謂僭者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以六司寇之也。凡邦之盟約太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痊與楚客盟。座才戈反。疏曰盟時坎用牲加書於牲上以牲載書於上謂之盟載也。注載盟至客盟。釋曰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有違此盟無克祚國盟辭多矣。以此為本云宋寺人之事案襄二十六年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痊內師無寵注云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

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者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曰凡邦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曰凡邦釋曰云有疑不協也者不協之文出於春秋云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案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鐘。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圭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曰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瀆於北川。沈祭地瘞。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者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曰凡邦釋曰云有疑不協也者不協之文出於春秋云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案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鐘。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圭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曰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瀆於北川。沈祭地瘞。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以此約之故知明神是日月山川也如是王會同四時各祀其神及祀方明則諸神皆及故有六色六玉之位焉其盟亦然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謂盟時以其載辭告焉云貳之者寫副當授六官者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假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詛測慮反共如字惡鳥路反紇恨發反劉胡沒反沈胡謁反卒子忽反假音

疏 盟萬至如之○釋曰凡言盟加行戶剛反射食亦反

疏 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文○注盟詛至叔者○釋曰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對神為驗是共惡之也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以萬民無餘事故知犯命謂犯君教令也云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於臧紇紇為立悼子終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黜謂公鉏苟立獨請讎臧氏及孟孫卒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盟是其事也又曰鄭伯使卒出假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此隱公十一年將伐許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及許穎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師還乃詛射穎考叔者引之者證詛是往過之事若然臧紇既出乃盟臧氏者以臧氏凡民之有出後盟後人以臧氏為盟首亦是盟將來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

疏 凡民至司盟約劑者一通來入司

疏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盟檢後相違約勘之

疏 有獄至盟詛○釋曰此盟詛謂將來此盟詛所以省獄

疏 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使其邑間出牲而來盟已

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為于為反注同。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疏

凡盟至酒脯。釋曰：盟處無常，但盟則遺。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青空也

疏

職金至戒。

令。釋曰：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摠主其戒令。若然，地官州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共主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

丹青于守藏之府。

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而璽之者，楬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摘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葉○揭音竭。璽音徙。守劉音狩。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摘音戕。識申志反。又如字。又音志。

疏

受其至之府。釋曰：此一經摠陳受藏金玉之事。所送者謂若荆楊貢金三品，雍州貢珠琳琅玕之等，皆職金。

受而藏之，乃後分配諸府也。入兵器之府，言為者攻金之工，須造作，故云為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案山海經云：有以金庭之山多黃金，稷異之山多白玉，扭楊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吉山其陽多玉，青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厥基之山多沙石，白金此類甚多，略言之矣。○注為兵至楬璽。釋曰：云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考工記文彼云：築冶梟栗段桃築氏為削治氏為戈戟，梟氏為鍾栗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先鄭云：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案山虞澤虞等出稅者，皆以當邦賦穀稅之處，不虛取也。云既楬書摘其數量者，楬即今之板書，摘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入其要，要凡數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為後易分別故也。入其要，要人之於大。府。入其要。釋曰：職金既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于司兵。

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贖常戍反。下同。音蜀。

疏

掌受至司兵。釋曰：云掌受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

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注給治至贖刑。釋曰云貨泉貝也者漢書食貨志云王莽時有貨布大泉及貨貝故知貨中泉貝兩有也。云書曰者舜典文呂刑云墨罰疑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三鈔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鍰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之率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鈔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鈔十鈔為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鈔鈔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為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為鍰且古者言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為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為金銀銅鄭以為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鑄罪皆據銅為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濟之理。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以饗諸侯亦如之。此版所施未聞。版音板。疏注銚金至未聞。釋曰旅上帝謂祭五天銚必領反。帝於四郊及明堂饗諸侯謂若大行人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凡國有大故

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音誅沈云當為礪郎對反。權直追反。棹。疏凡國至其令。宅耕反。本又作桴。劉云皆如字。劉亦誤。疏釋曰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為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主其至之屬。釋曰職金主受金則所出之處故主其取金之令云。金石者作槍雷權棹之屬。者皆謂守城禦捍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

賈而楛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

子入于春槩。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

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
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
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立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疏其
者男女同名○稟古老反坐才卧反下同女音汝○
至春稟○釋曰云男子入於罪隸者則司隸職中國之隸謂
之罪隸百二十人者是也云女子入於春稟者地官春人稟
人是也○注鄭司至同名○釋曰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女
及論語箕子為之奴皆與此經奴為一若後鄭義尚書奴女
為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後鄭不被者亦得為一義云
春秋傳者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
督戎引之者證隸為奴云立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
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凡有爵者與七十者
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

與未亂者皆不為奴

掌反毀況疏注有爵至毀齒○釋曰云有爵謂命士以上
偽反下同疏也者見與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
皆三命以下可知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家語本命篇
之文也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亂不加刑又

不為奴若七十者雖不為奴猶加其刑至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夫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

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轆之瘞

瘞於例反徐烏疏注鄭司至瘞埋○釋曰先鄭云牲純也

計反轆音歷疏者案尚書微子云犧牲牲用注云犧純

毛牲體完具彼牲與犧相對是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此無

犧故以牲兼純也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轆之者此謂王將祭

而出國輟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輟祭之時犬羊

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較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

也是其兩用也云瘞謂埋祭也者謂祭地之時故引爾雅為

證若然經云用牲物既純毛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騂牲之類也凡幾珥沈幸用騂可也故書騂作龍鄭司農

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沉祭山川林澤

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騂謂不純色也立謂幾讀為劓

珥當為珥劓者豐禮之事○騂江反為疏也○釋曰

展九委反劉居綺反縣音玄罷劉乎逼反

同禮疏卷三十六

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覺之故云凡也云沈
辜者謂沈牲於水辜謂驅磔牲體以祭云用駝者駝謂雜色
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駝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駝亦
可也。注故書至之事。釋曰先鄭讀幾為殿雖引爾雅後
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劓從土
師為正珥讀為鯀從雜記為正云覺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
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反注同治。疏凡相至政治。釋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
直吏反。疏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
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
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紼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
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

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
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
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著丁略。疏司圜至不齒。釋曰
反幪莫公反劉莫貢反與音餘。疏此罷民入圜土者不
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
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害人者謂抽拔兵劒誤以傷人者
也云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
明刑也。注弗使至作矣。釋曰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者
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
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畫象刑者則尚
書象刑直墨象略言之其實亦有。疏凡圜土之刑人也
赭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
罰人但在之以事耳鄭
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
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
麗於。疏凡圜至虧財。釋曰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
法者。疏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為罰虧財者

也。○注言至法者。○釋曰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園土二者為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按司寇職及司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園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園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

罪 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也。○梏古毒反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拲劉云三家姜奉反一家居辱反漢書音義韋昭音拱云兩手共一木曰拲兩手各一木曰梏李奇音恐桎之實反上時掌反。○**疏** 掌囚至弊罪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園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云待弊罪者禁而待斷之也。○注凡囚至斷也。○釋

曰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者以其既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為罪人之首而言之也先鄭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者於義是以其拲字共下著手又與梏共文故知兩手共一木以桎與梏同在手則不可故後鄭不從而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此無正文宜以先言梏後言桎故知義然若然中罪先言桎後言梏者便文不據先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

以適市而刑殺之 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為于僞反著丁略反徐**疏** 及刑至殺之。○釋曰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張慮反**疏** 告刑於王奉而適朝者王意欲有所免故也云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名刑至於市。○釋曰經云及刑殺告刑于王者謂死罪刑罪有二種鄭知有姓名者以其言某之罪明當有姓名也云其死罪已下文王世子之文云且當以付士士鄉士

也者凡四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
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
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
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
刑殺則在市若遂士已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云囚時雖有
鄉士也若遂士已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云囚時雖有
無枯者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枯也云以適市
就衆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奔之彼雖據異代法此六
鄉之人亦就衆在市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
殺於市據下而知之也此亦據六鄉之人也
凡有爵者
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適甸師氏亦由
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
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見
弟也疏注適甸至弟也○釋曰云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
不由朝故鄭言之必知此二者亦由朝乃往者文王世子君
之親有罪雖然必赦之事故知之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
來也者凡行刑殺協支幹善日有罪者同而行故待掌戮也
引文王世子者欲見雖親有罪亦當刑殺之事彼注體爲連

結若直刑異姓不刑同姓異姓怨生則有逃散
之事同姓亦有刑則異姓歸心故云體異姓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
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

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搏
諸城上之搏字之誤也搏謂去衣磔之○謀音牒搏注作搏
同音博反磔也鈇音斧要一疏掌戮至搏之○釋曰自此
遙反間間廁之間去起呂反疏經以至刑盜于市以下皆
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
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斬以至磔之○
釋曰知斬以鈇鉞者鈇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溫之役晉人
執衛成公賊文仲言於德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夫刑有五
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
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刃以劓之鋸以管之如是刀中
容棄市其次用鑽竿注云鑽額涅墨管割勢謂官刑也薄刑
用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鈇鉞
之事成二年齊侯圍龍領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
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之遂滅龍是膊諸城上之事也
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親總服以內
也焚燒也易

日焚如死如棄如辜
疏注親總至磔之○釋曰親謂五服

之言枯也謂磔之
與王之親皆謂五服已內知者案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公羊傳曰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滅同姓尚絕之況

殺總麻之親得不重乎以此而言故知親謂總已上也易曰

焚如死如棄如者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注云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為附決注子居明法之

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

所如又為巽巽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

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

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

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
之三日刑盜于市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

罪惡莫大焉○踣皮比反僵居良反
疏注踣僵至大焉○釋曰除上三者

凡罪之麗於
濃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

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
疏凡罪至師

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正刑有五科條二千五百麗附也上附下附是罪附于法法

即五刑是也云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

不踣亦刑之在市故摠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

殺之于甸師氏者謂不踣踣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隱處

故不踣之○注罪二至一也○釋曰云罪二千五百條者司

刑文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

刑五上附下附是也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凡軍旅

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肆
疏注戮謂膊焚辜

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為之按士師大師帥其屬而

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假掌戮者此

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間或有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

以戎右職云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

誅斬也引戰于殺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是也
墨

者使守門黜者無妨於禁
疏墨者使守門○釋曰此

御○御音禦
者使守關截鼻亦無妨以貌醜
疏使守

之禁令
者是也

關○釋曰此則王畿五百里上以其人道宮者使守內絕也今世

面有三關十二關門剽者守之或然○宮者使守內○釋曰此所守則寺別者使守囿

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釋曰此所守則寺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囿首又斷丁管反○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中驅禽○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獸者也○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髡者使守積○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此為國土罷民解之不從者○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色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同族不言者必矣是以鄭○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釋曰此則囿遊別者使守囿○釋曰此則囿遊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

隸四翟之隸也物○疏注五隸至之屬○釋曰此與下為目

衣服兵器之屬○疏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即下文云使

之皆服其邦之服○疏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

執其國之兵是也○疏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

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

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疏注

謂任猶用也○疏搏音博為百于偽反注及下注同○疏注

五至用也○疏釋曰云五隸之民也者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

負負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云任猶用也者用器除兵

之外所有家具之○疏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

器皆是用器也○疏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

役其煩辱之事○疏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疏注煩猶

釋曰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禮文云○疏注煩猶

室湮示不用引之者證煩辱之事不言祭祀賓客事者以無

文意義○疏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

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者所止舍也

厲遮例也。遮章奢反。疏掌帥至厲禁。釋曰云服其邦

例本又作列同音烈。疏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

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繒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

舍者即師氏職云帥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

事役給其小役。使如字劉色。疏注役給其小役。釋

吏反令力呈反沈力政反。疏曰云小役者止謂給

其小勞役之事謂若大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

非隸所共故以小役解之。疏注鄭司至曰傍。釋曰先鄭不解牽

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

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疏注鄭司至曰傍。釋曰先鄭不解牽

傍步浪反注同轉如字劉張恣反。疏釋曰先鄭不解牽

傍故後鄭增成之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國家以官

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云在前曰牽者謂車轅

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遺二隸前者牽前。其守王宮與

牛傍者御當車之牛故據人而言牽傍也。其守王宮與

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

其守至之事。釋曰。蠻隸之事事在下文

故云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

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疏

蠻隸至厲禁。釋曰云掌役

校人者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

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

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立謂堂子者王立世子置臣。疏

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蕃扶元反下注同。疏

閩隸至隸焉。釋曰云掌役畜養鳥者謂若畜鳥氏掌畜禽

鳥阜盛也蕃息也使之盛大滋息又教擾使從人意。注杜

子至役之。釋曰子春以子為祀後鄭不從者司隸職祭祀

賓客喪紀三者並言此何得唯言其一明存子解之於義為

允立謂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者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

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人者為牧人之所役使牧牛牲○注鄭司至獸言○釋曰經唯云與鳥言不言獸先鄭意解鳥言者亦解獸言故兼言之也案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云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若周末失道官本不在四夷無解鳥獸之語者何周公盛明制禮使夷隸

貉隸與鳥獸之言然者賈服意誤不與禮合故為此說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

言

不言阜藩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圍檻也○貉隸至獸言○釋曰夷貉相近是以亦解獸言若然夷隸既鳥獸之言具解而此貉隸解獸言亦解鳥言互見之耳

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秋官司寇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

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

其都鄙達于四海

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于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詰起吉反縣音玄下同

布憲至四海○釋曰云掌憲邦之刑禁者此文與正月以下為目禁者則士師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故連刑言之也云正月之吉者此與大司寇正月之吉事同大司寇布刑之時此布憲亦布之於四方也於司寇正歲縣之時此布憲亦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以達于四海也布憲為可寇屬官於刑禁為重故每事共丁寧之也○注憲表至四海○釋

曰云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士師職文知布憲所縣在門間者以其司寇所縣在雉門不可共處此經云執旌節以爲行道之使明在巷門之間可知云門間據在城內經雖不云城內門間舉外以見內有門間可知經先邦國後都鄙注先都鄙後邦國者以都鄙據畿內三等采地經後言之者尊邦國輕都鄙注先都鄙者既見門間即先近後遠乃及四海故注先都鄙見從近及遠之義也引爾雅者見刑禁遠至夷狄名此夷狄爲四海者海之言眇眇漫禮儀也 凡

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至號令釋曰

云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禁之官故於聚衆每皆以刑禁號令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

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

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立謂攘猶卻也疏注司猶至受也釋曰云司猶察御獄者言不受也也者此禁殺戮之官恒在民間私

覘惡事而告於上執而與之罪也故以司爲察也知斬殺戮是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以傷民云不以告則相殺戮之等盡是不以告明是吏民自相殺戮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踈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爲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爲傷人者止爲踈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爲餘事而言先鄭云攘獄者距獄獄者也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存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云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過止不使去也立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者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

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爲侵陵

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强得正也。擣居表反好爲呼報反下文則爲下注皆爲同謾誣武諫反一音亡半反又免仙反徐望山反本疏注民之至正也。釋曰云民之好爲者或作慢誣音但此言爲下三事而發皆是好爲侵陵釋

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擣誣犯禁者也謾誕
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誕謂浮謾虛誕也
凡國聚

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人

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疏

凡國至禁者○釋曰云聚衆庶者謂征伐之等云凡奚隸聚
而出入者謂國有煩辱之處使奚隸則有此出入而司牧之
○注奚隸至所使○釋曰按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
入于春臺是男子同坐為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
為奚五隸又是男奴
故云奚隸女奴男奴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

畿○行下孟反疏注達謂至日畿○釋曰云巡行者國之

不通之處使人治比國郊及野之道路伯息井

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疏注比猶至蕃蔽

王為賓客在道須得供丞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
百里外至畿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言
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若有賓客則令

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

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橐之聚擊

橐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

盜賓客○橐音託令疏注守涂至賓客○釋曰守涂地之

力呈反下欲令同疏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道路之

旁皆有民當處有賓客止宿即使聚橐之不使失脫也云相

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謂昌狂翔翔觀伺賓客先鄭云聚橐

之聚擊橐以宿衛之也者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橐無行夜故

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橐校比直宿者彼夜行

者與此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舟車

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輶輶閣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

以次叙之○擊音計沈古的反隘烏賣反環戶關反本亦作

輶同砥徐之爾反疏注舟車至叙之○釋曰云擊互者謂

劉都禮反砥音旨疏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

相擊故云擊互者云車有輶輶抵閣者案襄二十一年晉欒
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侯出諸輶輶是
輶輶也抵閣道路之名也云舟有砥柱之屬者按禹貢導河
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砥柱孔安國云砥柱山
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在西號之界是砥柱為水之溢道者也
凡有節者及

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辟行人亦
節者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
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
犯者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奸也橫行妄由田
也
也。射食亦反邪注皆為至渠也
也。射食亦反邪注皆為至渠也
也。射食亦反邪注皆為至渠也

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
今次金叙大功○
疏注比校至大功
疏釋曰大事謂若征

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
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故云比校治道者名也云若今次金叙

大功者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叙主
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為次叙大功也
掌凡道禁
若今絕蒙布巾持兵注禁謂至之屬
杖之屬○杖直亮反釋曰古時
疏禁書亡故舉漢法而言也
邦

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
不物者不時謂不風則莫者也
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此常
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莫音暮操

七曹反間疏
惟謂征伐者也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
反間者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間謂外賊密來窺探間候國
家反彼論說按孫子兵法云三軍之事莫密於反間是也

蜡氏掌除骹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
云脊讀為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
鬲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蜡音瀉預反骹似賜

疏注曲禮至皆是
釋曰曲禮者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
而有疲死此骹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
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骹也先鄭云死人骨也者以人骨
為主其中兼四足之骨也月令者彼據孟春春是生氣骨是

死氣為死氣逆生氣故埋之此官在秋者是陰故屬秋引之者除魄是同故也彼注云骨枯曰骸肉腐曰骹言埋亦掩之骸言掩亦埋之義無異耳故云腐骨之尚有肉者也則肉腐曰骹亦一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即四足曰漬在其中按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殮之又下云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之今得有死人骨者近道人見者令埋之其有死于溝壑者蜡氏除之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

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饋之圭圭絜也刑者黜劓之屬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蔽惡也。蠲古立反舊音圭絜也。韓昌志反罷音皮衰七雷反為于偽反下為其滔為其就禽同。蠲紆廢反今本多作

疏注蠲讀至惡也。釋曰大祭祀謂郊祭天穢惡鳥路反。若賓客別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摠言也云蠲讀如吉圭惟饋之圭者毛詩云絜蠲為饋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云刑者黜劓之屬者之屬中舍有官別也云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者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

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園云任之以事是也凶服五服皆是故曰凶服服衰經也祭者皆齊齊者潔靜不欲見穢惡也

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褐焉書其日月

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

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褐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糶是也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褐音竭縣

疏者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謂比閭族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黨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

掌凡國之骹禁禁謂孟春掩骼埋斃之屬

葬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溝瀆澮池

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漸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

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也。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棗誓曰：敵乃獲斂，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澮，古外反。阱在性反。塹也。獲，胡化反。陂，披宜反。障之，尚反。漸，七豔反。本又作塹。柞，劉才伯反。或在洛反。鄂，劉五洛反。戚，五各反。棗，音秘。斂，音徐。疏：雍氏至杜，獲杜斂，乃協反。又乃結反。徐，劉本作郗。音徐。疏：雍氏至杜，獲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溝澮澮池，或田間通水，或在田外所須本為利民而造。其中有放盜奔流為害者，則禁之。凡害於國稼者，謂水潦之等。春令為阱，獲溝澮之利於民者，阱獲以取禽獸。溝澮所以通水，是皆利於民。故春使為之也。注：溝澮至徐戎。釋曰：云溝澮澮田間通水者，也者按遂人匠人，惟有遂溝澮澮川，不見有澮。此云澮亦田間通水者，但注澮曰：川或可以川為澮，舉其類也。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為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阱穿地為塹者，此則深為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書棗誓者，彼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與伯禽往征，有此塞阱杜獲之事，故引以為證也。云時秋也者，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斂獲斂阱。

之事也。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

農云：不得擅為苑圍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苑於阮反。劉於願反。疏：注為其至之。鄭云：不得擅為苑圍於山，義雖與後鄭異，得為一義。故引之。在下文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鳩故不作鳩作沈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疏：注水禁至不時。釋曰：水中害人之處，或有深泉洪波沙石水弩云：捕魚鱉不時者，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故云不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苛音何，又呼時皆禁之也。疏：幾酒，釋曰：萍氏幾酒者，酒亦水之類，故也不得非時。

鄉黨僚友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昏娶為酒食以召。疏：謹酒，釋曰：是其時也。謹酒，日有政有事無彘酒。疏：此戒謹慎於酒，故引酒誥有政之大目有事之小目夷。禁川游者，備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

洋卒至沈湖也。洋音。疏。禁川游者。釋曰游謂浮游。翔又音羊卒寸忽反。不乘橋船恐溺故禁之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疏。注夜時至至戌。釋曰此文與下為。

目故注云謂夜晚。甲乙。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

林示。夜士主行夜微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疏。注夜士至之。行下孟反。下行夜同微古弔反。屬。釋曰云。

以星分夜者若今時觀參辰知夜早晚是以書傳云春昏張。中。可以收斂蓋藏彼雖非分夜以詔夜士亦是以星知早晚。

之類也。言行夜微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微候。便也。則行夜來往。御農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周旋謂微候者也。御農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

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疏。注溝其至如雨。釋曰晨亦得名且月令。

隕于敏反。疏。注溝其至如雨。釋曰晨亦得名且月令。日入三刻為昏不盡三刻為明昏亦得名星故奔喪云日行。

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明見星時。

即為夜也如是宵亦得名曰昏昏參中是也亦名曰夜爾雅。云宵夜也然則夜是明之首不通於前宵是昏之末不通於。後也。惟夜中之時正一名耳此云禁晨行者禁宵行者謂在。道路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埽反道鄉為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引春秋者。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是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

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鑿鏡屬。

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盥謂以。

明水脩滌案盛黍稷。夫方符反或。疏。注夫遂至黍稷。云司農音符盥音資注作案音同。疏。釋曰云夫遂陽遂。

也者以其日者太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取火於木為。木遂者也鑿鏡屬者詩云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彼鑿是鏡可。

以照物此鑿形制與彼鑿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漢世謂之方諸言取水謂之方諸則取火者不名方。

諸別名陽遂也明者潔也日月水火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
陰陽之潔氣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日之且饌陳於堂
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爲玄酒者鬱鬯五齊以明水配
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爲
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堂亦
謂明水爲玄酒也先鄭云明水滌滌黍稷者滌謂滌滌
滌謂滌滌俱謂釋米者也
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
黃鄭司農
云黃蜀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
燎皆所以照衆爲明。墳扶云反燎力召反黃扶云反李一
音婦**疏**凡邦至庭燎。釋曰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
至爲明。釋曰先鄭從故書黃爲麻燭者以其古者未有麻
燭故不從是以禮記少儀云十人執燭抱燭者非人所執也
是知未有麻燭也後鄭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
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
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又樹
之於地也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
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衆爲明是以詩庭燎云夜如
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

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
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
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
今蠟燭百者或以百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
用荆樵爲之執燭抱樵也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
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中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中
音仲爲于僞反下爲葬皆爲同燥素早反又素報反**疏**
注爲季至風燥。釋曰云爲季春將出火也者三月昏時火
辰星在卯南見是火星出此二月未出故云爲季春將出火
也
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鄭司
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一家
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如其刑剝之剝劉誅謂
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竈若今揭頭明書其罪
法也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竈昌銳反劉徐音屋劉
音擗與**疏**軍旅至竈焉。釋曰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
音餘則王同族及有爵者也是以易聞卦云聞折
足覆公餗其刑屋鄭義以爲鍊美饌三足三公象若三公
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云爲明竈焉者明用刑以

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竈墻中也。○注鄭司至葬與。○釋曰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謂夷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韓信等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舉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舉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榮

周禮注疏卷三十六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司刑

若今官男女也

諸本官作宦此誤疏中同

謂易君命

補毛本謂作觸當據正

云降畔寇賊劫掠奪攘擣處者

惠校本掠作略此誤

小曰提繫

閩本同監毛本提改緹

惟赦墨劓與劓三者

漢制考惟作唯

其官刑至唐乃赦也

閩本同誤也漢制考及監毛本唐作隋當據正書呂刑正義云隋開

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宮

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問本同監毛本下衍先君二字又監本文誤士

司刺

恐○不獲實

毛本恐下無圈此誤

若舉刃欲斫伐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所誤斫。按今俗有此字讀如坎卦之坎而韻

書無之

若閒帷薄忘有在焉

漢制考作忘有在焉者諸本俱脫者當補

輿喻之義耳

漢制考登之字

再赦曰老旄

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老旄云本又作旄同今通志堂本改老耄非鄭注大司寇引書工

耗荒

司約

治摯之約次之

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摯作摯

夔子不祀祝融

釋文宋本錢鈔本嘉靖本皆作夔子此訛

常平諸侯直命祀社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平誤年

或有彫器簠簋之屬

漢制考彫作雕

豈此舊典之遺言

漢制考下有與諸本皆脫當補

故知使神監焉

惠按本使作欲此誤

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雞作鷄疏及司盟注同惠按本疏中亦作雞

云則珥而辟藏有

閩監毛本珥改珥

割雞當門

惠按本雞下有門此脫

凡邦之盟約大司會及六官

惠按本之下有大史下有內史二字此脫

司盟

而騁告公曰

閩本同監毛本騁誤聘

及其禮儀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禮義云音儀今本竟改作儀非。按漢字多用義為儀見先鄭注

有疑不協也

大字本嘉靖本毛本同錢鈔本閩監本協作協

以詛射穎考叔者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穎作穎非

紇廢公鉏

惠按本無紇

檢其自相違約

按檢字當从未作檢檢猶防也制也

檢後相違約勸之

閩監本檢作檢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

大字本作使邑閭出牲來盟已已為已之誤今本其而二字蓋衍宋本閩本已作既誤也。按而來盟句絕已字連下讀猶已而也

則遺其地之民

閩毛本遺作遺此及監本皆誤

職金

所送者謂若荆楊貢金三品

閩本所送剗改入征監毛本從之

青乏之山

惠按本作青丘

無齊之理

閩本同監毛本齊改濟非

作槍雷椎樽之屬

大字本槍作槍非嘉靖本樽作樽釋文作樽云說文作打撞也從木丁聲通俗文撞出日打釋元應曰敵敬樽打四形同丈衡切今釋文作樽訛

司厲

盜賊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賊作賊監本疏中亦作賊較之賊字稍正按朝士注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賊賊即俗賊字也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唐石經諸本同毛本臺誤臺疏中引經同漢書刑法志作

女子入春檣臺檣一字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舉人

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舉隸女子入于春臺从女从又按

罪當從許引作古舉字

予則奴戮汝嘉靖本汝作女釋文戮女音汝

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此本監本官誤宮今據諸本訂正

夫人

凡幾珥沈辜宋本辜誤辜監本誤辜疏及下掌戮同

幾讀為廢大字本岳本闕本同嘉靖本廢作廢宋本作廢監毛本訛廢下同釋文作爲祓

祭山曰廢宋本作祭山曰廢無縣字釋文祓縣音元。按毛本作祭山川瘞縣誤甚

珥當為珥賈疏作讀爲

先鄭讀幾為廢宋本廢作版

司圖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閩監毛本同誤也釋文大字本岳本嘉靖本作黑幪當據以訂正蓋賈疏引孝經緯作墨幪。按依說文當作幪加廿者非也

上罪墨象赭衣浦鐘云墨象疑墨幪誤下同

畫象刑者則尚書象刑按上刑字當衍

掌囚

上罪桎梏而桎說文手部云桎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臯桎梏而桎或从木作桎按罪字當從說文作臯

宜以先言桎浦鐘云宜當直之誤

掌戮

大刑有五

浦鏜云夫誤大

衛侯燬滅邢

監本邢誤刑。按依說文當作邢

髡者使守積

唐石經葉鈔釋文大字本作髡者髡字下從兀諸本作髡說漢書刑法志作完者使守積師古注用司農義按髡完聲相近鄭司農改字本班志

髡當為完

錢鈔本闕本同大字本嘉靖本監毛本云當作完

司隸

厲遮例也

釋文例也木又作列同音烈按釋文例列字當互倒鄭注當本作遮列。按不然遮例即遮迺也說文曰迺遮也

罪隸

其守王官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唐石經諸本同浦鏜引王明齋曰十四字宜屬

閩隸以文義詳之不應未言蠻隸而曰如蠻隸之事按司隸職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官與野舍之厲禁則守王官與其厲禁者明屬四翟之隸之職與罪隸無涉今三翟隸有文獨闕隸缺明是彼之脫簡誤衍於此蓋賈疏本已如是鄭注時則未誤也。按鄭注時本不如是

閩隸

謂若畜鳥氏掌畜禽鳥

閩本同監毛本禽改猛非按畜鳥氏謂掌畜也

夷隸

介葛盧聞牛鳴

岳本盧作廬非

若周末失道

浦鏜云未誤末

貉隸

互見之耳 閩監毛木耳改也

秋官司寇下

布憲

此與大司寇 補此本寇下空闕一字

晦漫禮儀也 閩監毛本漫作慢

禁殺戮

元謂攘猶卻也 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卻誤卻大字本作却俗字下同

然今言見血 閩監毛本然改若

禁暴氏

亦刑所禁也 大字本無也

野廬氏

比猶校也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錢鈔本校作按是也當據以訂正閩監毛本校改較按漢人作比校字从木

故云廬之屬以苞之 閩監毛本苞改包

聚橐之 唐石經缺葉鈔釋文嘉靖本橐作橐

有相翔者誅之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岳本者下有則當據以補正石經考文提要引周禮

訂義有則字

釋曰守塗地之人 閩本同監毛本塗改涂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 說文車部云擊車轄相擊也从車从

禮舟車許引作舟輿為異擊當從周禮曰舟輿擊互者按周證擊字也鄭注當本作舟車擊互猶許君云車轄相擊也故賈疏釋注云車互相擊○按鄭引經文不當改字

車有輾轅坻閣釋文作環轅云本亦作輾同按輾當依陸

東至於底柱閩監毛本底誤底下同

是底柱為水之溢道者也閩監毛本溢作隘

皆為防奸也大字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奸改奸嘉靖本作

射邪趨疾閩監本同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趨作趨

比校治道者名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同錢鈔本毛

若今次金敘大功諸本同賈疏本大字云官名次敘

功○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敘敘字恐衍蓋賈本作次
金丈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
云有官名次敘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為若今次敘丈功金
與敘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

使有功效閩監毛本效改効

若今絕蒙布巾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岳本嘉靖本布

邦之大師唐石經作邦之有大師今諸本脫有字○按有字

非此常人也大字本閩監本同誤也錢鈔本嘉靖本毛本

備姦人內賊及反聞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姦作姦

蜡氏

曲禮四足死者曰漬大字本曲禮下有曰此脫釋文漬作

脊讀為漬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漬作漬

月令曰掩骼埋胔浦鍾云胔下脫一胔字漢讀考云月令

易為漬鄭君從今書作醜而釋其義胔同醜說文曰醜或
從肉是也按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醜禮記音義云胔

亦作醜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醜可證此作齒是淺人據
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下同
獨讀如吉圭惟饒之圭圭絜也大字本如作若監毛本絜
改潔非疏同漢讀考作讀

人所穢惡也釋文穢今本多作穢按鄭用穢字考工記注
云粵地塗泥多草穢又函人注無穢也皆可
證。按說文有穢無穢一正一俗也漢人用穢

今時揭藜是也閩監本同誤也揭字當從諸本作木旁唐
石經作揭下準此監本藜誤藜

有郡界之吏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宋本嘉靖本郡作
郡漢制考所引同當據以訂正

若比長閭胥黨字之輩惠按本作里宰此誤

雍氏

阱穿地為漸嘉靖本同大字本漸作塹閩監毛本作漸按
釋文為塹本又作塹漸蓋漸之訛

書棗誓曰大字本岳本嘉靖本簡本同監毛本棗誤棗疏
同按釋文棗誓音祕。按自唐以前皆作棗誓
至衛包乃妄改為費誓

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戎劉本作邾音徐按今文尚
書蓋作邾戎鄭注本之。按邾字見
說文

為其就禽獸魚蟹自然之居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蟹改蟹

謂毒魚及水蟲之屬岳本脫及

文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惠按本文作又此誤

萍氏

及入水捕魚鱉不時嘉靖本鱉作蟹宋本作鱉此本閩本
疏中同監本及誤反

苛察沽買過多大字本買作寘按釋文沽買一本作賣寘
蓋賣之訛。按今俗語亦呼買物件為置

古語之遺者也

無彝酒

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彝作夷當據正此本疏中亦云夷常也。按韓非引書亦作夷

有政之大目有事之小目

閩監毛本目皆作臣毛本有事誤在事

司寤氏

若今甲乙至戌

嘉靖本戌作戊後又於戌中補一點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各本作甲乙至戌獨蜀本

作戊漢制考作戊云疏以戌為戊誤甲乙至戌謂夜有五更又引衛宏漢舊儀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然則夜是明之首

惠按本夜作晨此誤

司烜氏

以鑿取明水於月

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一日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从金監聲按依許書監當作鑑

天官凌人春始治鑿今作鑑。按說文篆體今本不必皆古本也不當云許必作鑑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潔作絜此非

明齋謂以明水脩滌絜盛黍稷

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脩作滌按賈疏本

作滌云滌謂滌滌滌謂蕩滌釋文無音蓋陸本作脩取修絜義亦通明齋當作明絜釋文於經云明齋音資注作絜同。按脩滌皆非也乃渡字之誤耳說文作浚沃汰也

十人執燭抱燹

浦鐘云主誤十

或以百般一處設之

閩本同監毛本般改根

火辰星在卯南見

閩監本同當從毛本作大辰

元謂屋讀如其刑剝之剝

監本謂誤為漢讀考作讀為禮說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剝鼎臣

服虔曰周禮有屋誅

若今揭頭

監毛本同嘉靖本閩本及漢制考揭皆作揭

鼎三足

浦鏜云鼎誤鼎

周禮注疏卷三十六技勸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